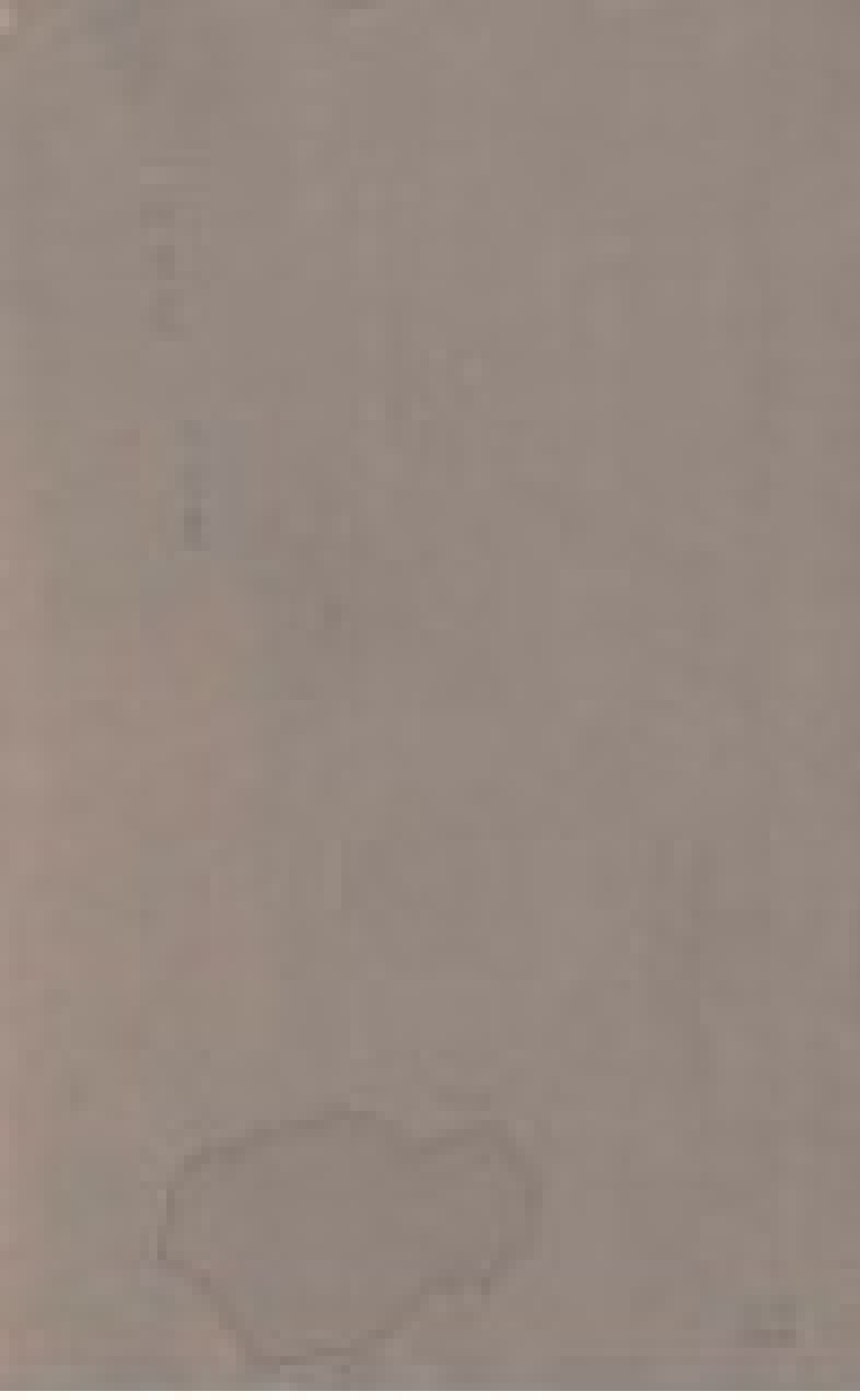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曰嬀為姓師古曰嬀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

曰犇古奔字齊桓公已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已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爨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已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茅廬門評漢高
弱以英雄仗劍五
年而定天下然于
紀綱制度疎濶
不振至于震中
宮一節尤屬國
莽由君臣間意
不學無術故也
元后傳莽不忍
漢姓存之以為
古戒

150532

及古制 毛氏

此奔奔所自言
或者陳涉帛書
魚腹之類乎不
則何會符命而
謬為此說未必
實建公言也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八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

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已妒去更嫁為河內

敘以誤成靈桂
神性態宛然
大有妙致

荷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

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按曰夢月入懷
曰所許輒死曰相
當大貴曰長御
以獨衣絳衣緣
諸子送太子宮
曰一幸而有身班
氏歷紀種之奇
異蓋諷有天意
焉

御卽曰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父送政君太子宫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爲使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人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

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曰爲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其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曰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

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

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

師古曰見顯示

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

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弗與字同

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子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

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凰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曰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

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

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凰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凰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

師古曰見顯示

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

王季此奏可謂
搏虎手矣所指
言三事一真刺
胸臆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曰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中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

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

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曰

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

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

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尙殺首子已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子或它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已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已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

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闕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

側聽具知章言已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驚愚戆得已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退後非以書無
以博太后之涕
而固帝心是一
名筆而著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已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已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已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已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資溝壑

臣曰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已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

曰論者不云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疏斥外戚也

凡經語引以目
抄其上抄其右
此公母困我不
使語自有深長
味

西漢亡決于此
畢

教倉曆靈雖办洋
模然類板拙之跌
漢之勢便似東
京以波文格以史
記田餘信而敘復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子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爾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已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是竹等圓動。
敘商根等禽勝
解帝怒由有姿態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

之閒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子以相高尙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厭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已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已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近桂宮也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濯人爲越歌也輯爲濯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音饒越歌爲越之歌

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尙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灋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

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

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麻反

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葬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
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召爲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其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召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